

权威推荐

Fishing: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带星书评)

布莱恩·费根详尽的研究结果有时发人深省，有时真实得令人心碎。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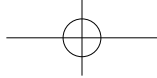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这本专业、简洁又扣人心弦的作品解释了为什么渔业对不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布莱恩·费根带领我们多方面、彻底地领略了“世界各地以捕鱼为生的社会”在过去千年里的历程。

《书单》(*Booklist*) 杂志

布莱恩·费根的知识广度与他用历史想象力整合一系列科学和考古证据的能力相匹配……他完美地将人类古代气候状况与渔业融合在了一起。

《经济学人》(*Economist*)

《海洋文明史》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又趣味盎然的著作。费根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人类文明是如何依赖富饶的海洋资源的。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佳作。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费根认为他作为一个渔民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同时也是一流的考古学家和 46 本书的作者……费根的工作提醒我们，有时即使是最复杂的考古学研究也会遗漏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新科学家》(*The New Scientist*) 杂志

布莱恩·费根是一位伟大的向导。费根的格局可能略小于贾里德·戴蒙德，但他对细节的关注和叙事技巧要好得多。

《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 杂志

布莱恩·费根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以一种生动而引人入胜的方式重塑过去的社会，这得益于他能够把晦涩的气候学数据整合在一起。费根将自然融入全球史话的能力可媲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威廉·H. 麦克尼尔和贾里德·戴蒙德，这些学者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微生物群或宏观地理学的力量。费根承诺将在长期气候动力学方面也做同样的工作……假如我们对他的警告视若无睹，那简直是太傻了。

《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

布莱恩·费根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作家，他归纳总结了全球各地的渔业经验教训，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发人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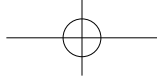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选择》杂志 (*Choice Magazine*)

布莱恩·费根的这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布鲁斯·帕克 (Bruce Parker)

著有《海洋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Sea*)

自上个冰河时代以来，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海洋在过去 15 000 年间



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段迷人的历史。只有费根这种高水准的考古学家，才能给这一话题带来丰富的细节。

安德鲁·摩尔博士

美国考古研究所第一副院长

布莱恩·费根的出色洞察力源自他丰富的地理、考古和历史等专业学科知识，是他毕生学术研究和深刻反思的产物。

詹姆斯·C.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著有《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

这是一部关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捕鱼和从海洋觅食的历史记录，内容极具深度和启发性。布莱恩·费根这样的考古学家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他兴趣广泛、博学多才，让我们知道捕鱼业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与农业同样重要。

威廉·H. 马夸特 (William H. Marquard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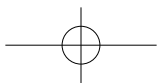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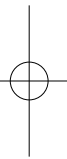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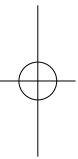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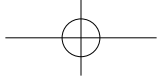
佛罗里达自然历史博物馆 (Florid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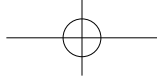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费根这本扣人心弦的著作揭示了鱼类和贝类在人类文明崛起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索菲亚·帕蒂卡利斯 (Sophia Perdikaris)

布鲁克林学院 (Brooklyn College) 和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 (The Graduate Center, CUNY) 人类学及考古学教授

从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简单技术到遍布全球的先进拖网渔船，渔业塑造了人类的经济、饮食习惯和帝国。本书引人入胜，以小见大，是人类发展史爱好者的必读之物。





前言

Fishing: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



渔业创造文明

很多年前，在英国一条平静的小溪里，我用手指挠着一条鳟鱼，然后抓住它，这是我作为渔夫的唯一成就。我唯一一次垂钓经历要回溯到九岁那年和几个朋友在当地的一条小河里碰运气，当时我们只抓到了鳗鱼。那曾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物，但我母亲不喜欢，因为她觉得这种鱼很恶心。我对于鱼类食物的喜爱度不亚于任何人，不过对于不朽的艾萨克·沃尔顿 (Izaak Walton) 所说的“钓鱼的艺术” (The Art of Angling)，我却没有太大兴趣。耐心和观察力是以垂钓作为休闲活动的渔夫必备的两种品质，而我恰好缺乏，因此很羡慕拥有它们的人。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由从来没捕过鱼的人写的渔业史。除了少数研究北大西洋鳕鱼贸易的著作以外，目前业界几乎没有任何书籍甚至通俗文章从全球化的视角探讨人类渔业史。

捕鱼业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却往往被人们忽略。远古人类获取食物有三种方式，分别是狩猎、采集和捕捞。1.2 万年前，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发展，只有捕鱼业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野生植物的采集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狩猎则存在于两个领域，一是非法象



牙贸易和传统医药贸易所倚赖的非法偷猎，二是被北美洲作为控制野生种群的手段。相比之下，捕捞活动不仅被人们承袭了下来，而且在不断演变发展。它先是为埃及法老提供口粮，然后为北欧水手提供食物，今天则为数百万人供应日常食材。然而，渔民和从事渔业的团体几乎完全被人们所忽视。他们中间很少孕育过强大的君主或非凡的统治者，其捕鱼知识也秘不外传，从生到死，他们都默默无闻。因此，写下他们的历史就得借鉴许多艰深的专业知识。

很多历史会随着事件亲历者的逝去而消失，这个问题在渔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一代接一代的口耳相传，那些来自海上艰苦日子的不成文知识向我们展示了渔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末，丹麦北部城镇斯卡恩（Skagen）的渔民仍旧依靠在北海捕鱼求生，丹麦艺术家迈克尔·安克（Michael Ancher）给我们留下了与这些渔民生活相关的大量画作。其中一幅画描绘的是两名渔夫靠在一艘小船上，他们背对陆地，面迎大风，凝视着前方。两人胡子拉碴、满脸风霜，严峻和不屈的表情顿时让人明白了大海的含义。渔民靠海求生，而大海充满了艰险和未知，且毫不关心渔民的命运和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本书将阐述这些渔民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最早的捕捞方式源自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200万年前，我们的非洲祖先小心翼翼地观察水塘，等待鲑鱼浮出水面，然后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要悄悄接近鲑鱼，不能让自己的身影投射在水面上，再以极其灵巧的手法将困在浅水滩中的鲑鱼抓出来。捉鲑鱼的技巧在于懂得选择观察鲑鱼出现的时间和方位，这跟采集蜂蜜、与狮子夺食和追赶小羚羊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抓鲑鱼是在水里作业而已。我们很难把这种活动称为“捕鱼”，它更像是一种延续了数万年并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狩猎活动。

虽然软体动物比鱼容易抓，但上述观察方法也同样需要。蛤蜊、帽子、牡蛎和海螺都是成群结队生长在一起的，至于能否采集到，要取决

于它们的可采性、水流或潮汐状况。与鱼类一样，软体动物也是一种起补充性作用而非人们首选的食物。对采集狩猎者来说，贝类是一种可预知的食物，也是维持生命的保障。每到深冬和春季，其他食物供应不足时，人们就去河床寻找软体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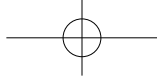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每年穿越大大小小的狩猎区时，人们都会进行一些投机性捕捞和贝壳采集活动。4万多年前，游到岸边的鲑鱼就是东帝汶（East Timor）岛民的猎物。每当有需要或遇到合适机会时，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和冰期（Ice Age）晚期的猎人都捉些鱼和软体动物。1.5万年前，生活在法国西南部韦泽尔河（Vézère River）河畔和其他地方的居民每逢春秋两季都会收获洄游^①的鲑鱼，然后艺术家们把鱼的形象雕刻在驯鹿的鹿角和洞穴的墙上。

这些捕捞活动不需要任何“投资”，只要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满载而归。古人的捕鱼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虽没有惊人的技术创新，捕获的鱼类数目却相当可观。带木刺或鹿角尖的长矛不仅常用于陆地狩猎，还常被人们用来在浅水滩捕鱼，另外尖锐的鹿角、骨头、木钩和后来发明的鱼钩也是理想的捕鸟工具。令人惊讶的是，古往今来，尽管人们发明了专用的鱼钩和更大的渔网，但渔具的样式却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渔夫的观察力一直都是捕鱼最重要的主要因素之一。

1.5万年前，全球变暖，末次冰期结束。距今6000年，海平面逐渐稳定，人类的捕捞活动变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不断上升的温度、冰原的退却和海平面的上升改变了北方的环境，人们迁徙到海边、河岸、湖滨和潟湖^②附近。对于那些刚刚在富饶海岸线上安家的群体来说，捕捞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那里盛产浅水鱼和软体动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捕捞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核心手段。人类的生存状态首次发生了转变，很多

^① 洄游，鱼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些鱼类主动、定期、定向、集群、具有种群特点的水平移动。洄游也是一种周期性运动，随着鱼类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推移，每年重复进行。——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以下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潟湖，被沙嘴、沙坝或珊瑚从外海分离出来的局部海水水域。



族群开始在同一地方永久居住或停留好几个月。

随着当地人口的不断增加，族群之间的领土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软体动物赖以生存的海床、河床及渔场数量锐减。为了争夺海洋资源，不同族群之间有时会发生暴力冲突，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丘马什人（Chumash）之间的争斗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①新石器时代文化埃特伯勒的族群纷争。世界各地以软体动物、植物和富饶渔场产出为生的社群开始精细分工，重要的家族领袖成为权威个体并因为能与祖先或某种超自然世界保持特殊联系而受人崇敬。

这些统治者既不像法老那样被奉为神明，也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领袖。他们的权力取决于个人魅力和经验，以及追随者的忠诚度，而忠诚是最变化无常的。以渔业为生的社群无法发展成为拥有城市和常规军队的文明社会。他们的领袖享有威望和财富，有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和具异国情调的首饰之类的高档物品，但这些领袖永远成不了国王，因为渔场资源太不稳定。在工业化之前，渔民一直处在人类文明的边缘。

人类的渔业发展史大部分与迁移有关。迁移不仅是推动渔业发展的力量，还促进渔业社区与其他共生群体之间的互动。渔业是推动船舶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船舶技术又促进了贸易、移民和探险等行业的发展。4.5 万年前，人们在东南亚沿海捕鱼；3 万年前，人类的捕鱼活动延伸到了太平洋西南部的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公元 1200 年，独木舟出现在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复活节岛（Rapa Nui）和夏威夷群岛（Hawaii），人们开始靠专业的船舶驾驶技术和潟湖捕捞技术在太平洋岛屿上谋生。

日本北部绳文（Jomon）渔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洄游的鲑鱼，这些鲑鱼冒险进入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波涛汹涌的海域，甚至游向亚洲东北端的堪察加半岛（Kamchatka）。这种鲑鱼与首批在阿拉斯加沿岸定居的美洲人所捕获的鲑鱼是同一品种。在大约 1.1 万年前

^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位于欧洲西北角，是欧洲最大的半岛，也是世界第五大半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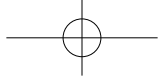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的遥远北方，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仍由白令陆桥^①（Bering Land Bridge）连接。捕鱼和猎杀海洋哺乳动物等活动不仅具有流动性，而且高度依赖时机，是陆桥上的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的举动之一。

自给性捕捞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一是为了给家庭和村庄提供足够食物，二是将大批量捕捞到的鱼作为商品出售。在古代，渔业丰收很常见，但捕捞到的鱼大部分在本地消费，只有小部分被卖到远近各地。正因如此，当多瑙河畔的鲟鱼进入浅水区产卵时，当地的渔民便大获丰收。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一个人只要控制住洄游的鲑鱼，就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在绳文地区可能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自给性农业都依赖于高效的食物保存手段，比如晾晒、盐渍和烟熏等数十万年来猎人们所使用的技术。

即使在有序的收获季节，本地的自给性捕捞在本质上还是有别于大规模捕捞，而后者曾为古埃及建造吉萨金字塔群（Pyramids of Giza）的工匠提供了充足的鱼干作为口粮。这种活动需要配备大量抄写员和胥吏，他们的职责就是记录那些全职渔民用大围网捕捞上来的鱼类数量。数千人将鱼去除内脏，清洗干净，切开摊平，然后晾晒成鱼干。对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些鱼干是劳动者最理想的粮食，因为它们重量轻、便于携带，而且可以存放较长时间。随着非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市场的出现，以及军人和水手对补充营养的需求日益提高，鱼干也顺理成章地变成日常食品，而渔场的规模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水产养殖业也不是人为发明的。随着人们对鱼类需求的激增，当地的鱼类遭到过度捕捞，人们只能有三种选择：一是用更长的渔线和其他器具捕更多的鱼，二是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多渔场，三是从捕捞转为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是蓄养大型鱼类的一种方式，对于想进行小规模捕鱼的渔民来说也是合理的选项。中国人早在公元前 3500 年就开始养殖黑龙

^① 白令陆桥，位于白令海，伸延至极限时长达 1 600 公里。白令陆桥连接现今的美国阿拉斯加西岸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岸，更新世（公元前 180 万～前 1 万年）时连接的地方数量和变化无法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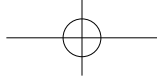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江鲤 (Amur Carp)。富有的罗马人则热衷于在奢华的宴会上向宾客炫耀他们培育的大鱼。中世纪的欧洲僧侣们喜欢在自己的住所养殖鱼类，部分原因是基督教教义要求虔诚的信徒必须增加不吃肉食的宗教节日。

曾几何时，在异教徒眼中，鱼是死亡的象征，但在天主教徒眼中，鱼却最能代表耶稣基督及其所遭受的十字架酷刑。两千年来，星期五一直都是天主教徒禁止吃肉的日子，虔诚的忏悔者在这天只吃谷物、蔬菜和鱼，到了13世纪，天主教徒在一年中有将近一半的日子里都不吃肉。信徒们对海鱼，尤其是鲑鱼和鳕鱼的无尽需求催生了相关国际贸易：来自挪威卑尔根 (Bergen) 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腌制鲑鱼和鳕鱼被卖到了欧洲各国；15世纪，北海的渔民在冰岛南部海域捕捞鳕鱼；1497年，约翰·卡伯特^① (John Cabot) 发现纽芬兰岛 (Newfoundland) 之后，北美大陆以外和近岸浅滩的鳕鱼渔场开始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世纪，人们捕捞鳕鱼的技术依旧处于中世纪水平。

19世纪的新技术将捕捞变成一项工业化产业。由于产量下降，人们开始用长钓线和更大的流刺网捕鱼，对海床具有破坏性的海底拖网也首次出现。接着，蒸汽机、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相继问世，将拖网渔船带向了更深的水域，并引发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渔业危机。

渔业危机是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和气候环境灾害带来的后果之一，而海洋和气候问题真正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我没有班门弄斧的资格，也不想贻笑大方，但我坚信，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类最后一种主要的野生食物。如果将来某一天鱼类不再扮演这种角色，那么人类悠久历史中的一段重要联系将被切断。

^① 约翰·卡伯特，意大利航海家。1497年他受英王亨利七世之命航行到达今天的加拿大，他当时以为到了亚洲的东海岸。第二年他到达了今天的美国东海岸，向英王报告发现了新领土。英王根据约翰·卡伯特的报告宣称北美大陆属英国所有，为以后英国的殖民主义活动打下了所谓的“合法”基础。



作者注

Fishing: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



关于日期

本书当中所有根据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校订的日期都是公历日期，并使用“公元……年”“公元前……年”“距今……年”等常规方式表示。为了方便起见，早于公元前 1 万年以前的日期都用“距今……年”或“……年前”表示。

关于地名

本书的现代地名采用目前最常用的拼写方式。在适当的情况下，本书也采用一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古老拼写方式。

为了方便起见，每当提及如今属于某个现代国家（比如伊朗或秘鲁）的一片古代区域时，我会在国家名前面省略“现被称为”之类的字眼。显然，很多现代国家得名时间并不长。

关于计量单位

本书的所有计量单位都是公制，这是目前约定俗成的科学计量方法。



关于“渔夫”“渔民”“渔工”等称呼的互换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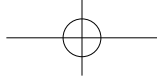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同样为了方便起见，我在整本书中有意不区分性别地交替使用“渔夫”“渔民”“渔工”。在绝大多数古代社会和传统现代社会当中，捕鱼活动由男性完成，而女性往往从事去除内脏、清洗、调制或腌制鱼类及采集软体动物的工作。考虑到这些职责的灵活性，我选择用“渔夫”和“渔民”涵盖男女两种性别的渔业从业者。

休闲式捕鱼活动

由于篇幅有限，本书没有涵盖从法老时代，甚至早于法老时代就开始的休闲式捕鱼活动。

关于地图

在某些情况下，本书使用的地图会省略一些地名，它们或鲜为人知，或地位次要，或位于现代城市，或非常靠近现代城市。



目 录

Fishing: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



引 论

第 1 章 黄金之海 2

鱼和渔业的历史 3

养殖鱼和远方的海贝 13



第一部分 历史边缘的 捕鱼先祖

第 2 章 起源 22

从原始到现代，你我都是机会主义者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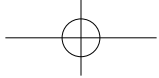
“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30

第 3 章 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 34

在欧洲，人们开始给鱼挠痒痒 35

木筏捕鱼 38

革命性捕鱼工具：鱼叉 42



第 4 章 贝冢与先民 48

波罗的海贝冢 49

吉丁加利人的贝壳王国 53

第 5 章 后冰期时代的波罗的海与多瑙河 59

发酵鱼的诞生 59

埃特伯勒人的捕鱼智慧 61

铁门峡的鲟鱼 66

第 6 章 绳文社会与外部世界 70

被鱼推动的复杂世界 72

绳文渔民 78

第 7 章 重走伟大旅程 81

白令吉亚与多样生活 82

极北往南 91

第 8 章 美国西北部渔业社会 95

阿留申群岛的渔猎技艺 96

适应变幻莫测的渔场 103

第 9 章 伊甸园般的神话 109

丘马什人和他们的祖先 110

圣巴巴拉的气候变化和文化变迁 112

进击的托莫尔独木舟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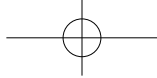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第 10 章 卡卢萨人：浅滩和海草 126

变化中的海平面 127

应对难以预测的世界 132

第 11 章 航行与迁徙 139

拉皮塔人（Lapita） 140



第二部分 从沉默到改变世界

塔希提岛 (Tahiti) 144

北方的夏威夷群岛 151

第 12 章 献给法老的食物 160

古埃及人的捕鱼活动 161

鱼类成为商品 168

吉萨金字塔工人的食粮 171

第 13 章 地中海渔业 175

渔业大丰收 178

谁把海鲜变成了佳肴? 182

屠杀金枪鱼 184

腌鱼 187

第 14 章 罗马人的渔文化 190

古人的鱼类养殖业 191

豪门鱼塘和鱼痴 199

第 15 章 红海经济 204

红海奇遇 206

南下阿扎尼亚 212

第 16 章 厄立特里亚海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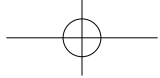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下游海域和美索不达米亚 218

“与来自河流深处的大蛇碰个正着” 224

第 17 章 东方渔业的“黄金时代” 232

鲤鱼和高棉人 232

东南亚: 吴哥与洞里萨湖 238



第 18 章 安第斯文明的起落 245

早期渔业社区 247

“可怜的小鱼挤作一团” 251

鳀鱼与人类文明 254



第三部分 富庶的终结

第 19 章 沧海一粟 264

镜鲤养殖业 266

海洋里的“蚁群” 268

鲱鱼贸易的没落 275

第 20 章 海洋里的牛肉 280

北欧：渔业变革起始地 282

同位素、贸易站和锤子 286

向西远航 290

第 21 章 “取之不尽的吗哪” 295

竞逐纽芬兰渔场 298

新英格兰：来自深海的祝福 303

第 22 章 枯竭的海洋 311

变革的历史：长线固定钓、拖网和蒸汽渔船 312

大型围网与柴油机 318

第 23 章 大海还能给予我们什么？ 323

渔业术语表 333

致谢 339

参考文献 343